

浅析“载芟”作为祭歌的性格特征

—《诗经》“农事诗”与“生产叙事歌谣”—

牛承彪

“农事诗”一词，尚未见明确定义，只是作为对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诗歌的泛称使用，取狭义似乎特指《诗经》中的诗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丰年”、“载芟”、“良耜”等¹）。由于这些农事诗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成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农业生产概况、农夫生活面貌的重要资料。

对这些诗篇的性质，目前大多数今注和研究只是认定它们为“祭歌”、“乐歌”或“诗”等。对诗篇的表现形式等内部结构，歌唱场合、功能、传承状况等外部环境的思考和研究并不是很多。几十年前杨公骥曾推断它们中的一些是“原始社会的祭歌”，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未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令人遗憾。其后的一些研究者的译注和考证，虽然尽量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和社会环境，但基本上停止在文字涵义的解释方面。到目前为止，对诗篇部分字句内容的解释，仍是众说纷纭，未能达到统一。

究其原因，我认为对于这些诗篇作为“祭歌”的本来面貌和性格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目前对它们性质的认定即是明证。“乐歌”只是揭示了是否有乐器伴奏的特征，“诗”只是说明它们是歌词而已，“祭歌”反映了这些诗篇的本质，但认定的只是个别诗篇。即使被认定为“祭歌”的诗篇，译注和考证也往往抛开了祭场这个外部环境。

现在应该可以断定农事诗诸篇都是“祭歌”²，它们和后世个人创作的、在非祭祀场合中吟诵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既然是“祭歌”，它们就应该具有作为祭歌的特征，如象征、夸张、赞美、理想化的性格，对部分内容就不能完全按照史实去对待。既然是“祭歌”，对其内容和功能的分析考证就不应抛开其活动的舞台—祭祀的环境，以及歌者听者的心理和信仰方面的因素。把握农事诗作为“祭歌”所具有的特点，应该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前提条件，否则将会直接影响对诗篇

内容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的本来面貌重新进行审视。本篇将为此进行一番尝试。

在考察中，本篇将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同类性质的其他事例，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为叙述方便，以“载芟”为中心，兼顾其他。

一、“载芟”以及其他农事诗的表现形式

“载芟”，以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工序的顺序，描述了农耕过程和与生产相关的祭祀的情形。“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耕，徂隰徂畛”叙述了除草砍树、耕地松土的场景；“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介绍了氏族自上而下参加劳作（或礼仪）的人们；“有嘏其醑，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描绘了礼仪（醑礼）的场面；“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叙述了耕地播种的场景；“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廩”赞美了禾苗生机勃勃，结实丰硕的样子；“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描绘了获得丰收，谷物堆满粮仓的景象；“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描述了制酒献祭，酒香飘香的场面；“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提示了全篇所描绘内容的传统性。整篇随着时间的推移，循序渐进地描写了耕地、播种、秧苗成长和成熟、收获、制酒祭祀的全部过程。

我们重新来看“载芟”的结构，它是由以下几个内容组成的：

- ①除草砍树、耕地松土
- ②参加劳作（或礼仪）的人们
- ③礼仪（醑礼）
- ④耕地播种
- ⑤禾苗生机勃勃，结实丰硕
- ⑥获得丰收，谷物堆满粮仓
- ⑦制酒献祭，酒香飘香
- ⑧提示全篇所描绘内容的传统性

做进一步概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①②③④⑤⑥叙述了生产过程；⑦叙述了人们享用（或向神灵献祭）劳动成果的场景；⑧是对全篇内容的补充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除⑧外，诗篇的结构主要是由生产过程和享用劳动成果两部分组成。当然这是对诗篇所述内容的横向的观察。

我们再做纵向的考察。从①到⑦贯穿了两条线：一是从事生产的人，一是被

人们栽培的谷物。①②③④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为中心，描述了他们的生产和礼仪，⑤⑥⑦是以人们栽培的谷物为中心，叙述了它从播种到被酿成酒的“一生”。但⑤⑥⑦的谷物生长、收获、酿酒过程中自然伴随着人们的劳作。①②③虽然描述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但它们是谷物的生长作铺垫，因此可以说其背后也有谷物的存在。④包含了劳作的人和栽培的谷物两个对象。人和人所栽培的谷物这两个对象在整个诗篇中时隐时现，构成了两条平行的骨架。

我们再看其他诗篇的内容：

篇名	前部分	后部分	场合
“七月”	制衣和农耕；采桑；纺织； 狩猎；昆虫的习性和人们的生活情形；摘采瓜果蔬菜和酿酒；秋收和修缮房屋	祭祀。	祭田祖、祭蜡
“楚茨”	开荒、秋收、制酒、祭祀	屠宰牛羊准备祭品、请神；准备献祭的菜肴、降神；太祝传达神的祝福；送神、撤掉祭品、宗族团聚；享受祭后食、向主祭祝福	秋冬祭先祖
“信南山”	田地的溯源；降雪雨、五谷茂盛；丰收、制酒做饭献祭；种瓜、腌制和献祭	献酒、宰牛献祭、神灵享祭、祝福	蒸祭
“甫田”	除草培土、秧苗成长	用菜盛和牺羊祭神、祈求丰收；尝新、庄稼茂盛；秋收归仓	祭方、祭社、祭先祖
“大田”	选种、播种、秧苗长势茁壮；庄稼结实饱满、神灵保佑除虫害；降雨、收割	祭神祈福。	祭田祖
“丰年”	丰收后粮满仓	酿酒、祭祖	秋冬报祭
“良耜”	耕地、播种；送饭、除草、庄稼茂盛；收割、归仓	祭神	秋报社祭

在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事诗与“载芟”存在着共同点。首先，在表现形式上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生产的顺序进行描写的。唯有“七月”所涉

及到内容较多，显得较为复杂，但每项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诗篇，各项内容也都是按照时间或生产的顺序叙述的。

其次，在内容上也同样包括生产和祭祀两大部分。生产过程的描写，有详有略；篇幅有长有短；有描写部分劳动环节的，有从耕地播种开始，到除草、收割、归仓、制酒、祭祀全部过程的。但是它们在以一定形式循序描写生产过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对它们作纵向的剖析，也同样可以发现与“载芟”相同的结构。

这种表现形式和诗篇的结构，与近现代传承于民间祭祀等礼仪中的歌谣相一致，再考虑两者歌唱的场合、功能等方面的因素也接近，认定两者属于相同性质的歌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将两者互相进行参照比较，不仅有益于弄清农事诗的性格特点，也可为近现代事例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古代资料。

刘芝凤曾引用湖南省《新晃县民族志》所载侗族“耕耨礼”的事例，现将刘芝凤的介绍转引如下：

稻谷播种时，择定吉日在田间一块适中的地方，供上神农神位，两侧站立寨老和乡官，服装师手执青旗立于东面，掌鼓者载器具立于西面，吹侗箫、侗笛、木叶者立于南面，摇铃者立于旗鼓之前，当司仪人将犁耙及牛鞭、供品设于神农牌位前时为耕耨礼开始，于是鼓乐齐鸣，歌声顿起，司仪者（一般为寨卡老、头人）开始唱款：

（例1）

神灵都来吃酒，世人祈求保佑/保你什么？保佑田中禾谷/正月阳雀叫过，二月雷婆鸣天/三月耙山动土，四月谷雨下秧/五月扯秧插田，六月大薷小薷/山上种旱谷，田里栽水稻/山谷收成好，田谷收获多/山谷茂盛如牛尾，田谷茂盛如马尾/大丘田中谷成堆，小丘禾叶过田膝/禾穗低头好摘，禾叶散开好剪折/男人灵巧在塘边竖起禾晾（晒谷架），女人灵巧各办禾剪镰刀去收割/男人灵巧，各办千担挑，白天挑不了，夜里挑不完/大仓装满谷，禾晾挂满糯/这禾穗一兜就够吃一餐，一石（田）就够过一年/吃不完，留下买布 /吃一点，留下换银钱/聚银像山林，布多像树叶，女的耳戴金银，男的身穿绸布/（众合）“吓”（是呀）

神灵都来吃酒，世人祈求保佑/保你什么？保佑禾秧同丘同长/郎娘偕老同堂，家业兴旺/积财发富，浸米发饭/买马满山，买山满岭，买水满田/买上段，连中间，上连下，下连上/鱼多如撒糍，田塘如云天/门户宽，田地广/门户开，田地来/父亲一代满屋场，儿子一代满村庄，子孙一代散满乡/件件都是九十九，水牛黄牛马匹无数头，鱼满塘凶猪满栏/神农请先吃，我们后尝/（众合）“吓”（是呀）

唱完祭词之后，人人叩拜神农。而后人群中走出一人，驾起耕牛下田开犁，开犁后随即整地，

寨佬、乡官则拿着盛有谷种的“青箱”随后播种。往返播种一轮，称为一堆，九堆完礼仪毕。

与农事诗相比较，虽然存在着时代和歌词不同的差异，但这个礼仪同样是稻谷播种前，在寨子里的“鼓田”、“公田”或“活路头”（寨里德高望重的领头人）家里的田举行的神农的祭礼，令我们怀疑它是否与古代的籍礼存在影响关系。

我们再看“耕耨礼”的歌词，它和“载芟”以及其他农事诗同样，以时间的推移和生产工序的顺序，描述了农耕的过程。这里缺少祭祀内容，应该与时代背景有关系。从两节开头的“神灵都来吃酒，世人祈求保佑”，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和后节祈求保佑的内容一道，前节详细描述的生产过程也是祈求神灵保佑的一项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首传承在日本冲绳的歌谣：

（例2）

希聂米奇姚开始的事情/阿玛米奇姚宣布的事情/到村后平坦的耕地/找正水要流淌的渠口/整理田亩/区划田亩/区划得齐整/从泉口引来水/把牛赶进田亩/把肥土混合在一起/让田床像棉花一样的松软/九月来到了/（把稻种）浸在夏水里/把它从冬水里取出（播下去）/（插秧的）人们聚齐了/分配在耕地里/（播下后）到了一百一十天/（把它）适当地插到田里/二月来到了/除去浮萍和田草/三月来到了/暖和的南风轻柔地吹来/四月来到了/（插下的秧苗）牢牢地扎了根/五月来到了/南风吹来的时候/（稻穗）枕在了北面的田埂/北风吹来的时候/枕在了南面的田埂/六月来到了/人们聚齐了/手里都拿着镰刀/在晨露中把它们割倒/引来马/牵来牛/把它们运回去/妇女们来计量/稻谷干透了/存放六根柱子的高仓/存放八根柱子的高仓/稻谷溢满了高仓

这一首是小野重朗引用的传承在玉城村百名的“天亲田”（アマオエダー）。播种结束后，人们在田边或庭院歌唱此歌。可以说它所歌唱的场合、歌词的表现形式、以及发挥的功能也和侗族的“耕耨礼”歌，以及中国古代的“载芟”等农事诗有着相同的特征。

这一表现形式的歌谣，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冲绳诸岛和本岛的部分地区均有发现，但主要集中在冲绳诸岛和长江流域。小野重朗根据冲绳歌谣所具有的表现形式的普遍特点，使用“生产叙事歌”称呼这种形式的古谣，并推断这些古谣的原型是“神灵”为传授生产方法而演唱的歌谣。因此“生产叙事歌”等于“神灵传授生产方法的歌谣”，这样的模式也根植于日本的学者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形式的歌谣不仅仅分布于日本因此是否可作一般原理对待，还值得研究，而且与

神灵传授说无关的相同形式的歌谣，直至近代或现代还大量地存在于农耕民的生产生活中，也使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置之不理。为广泛地考察这个形式的歌谣，笔者在其后加了“谣”字，用“生产叙事歌谣”来称呼，一是加以区别，二是将音乐性较低的部分包含了进去，并定义为“以一定的形式，循序叙述生产过程的歌谣”

4°

近现代事例的存在，使我们能够了解到“生产叙事”方式的歌谣有着广泛的分布和悠久的传统。仅仅从这种表现形式和结构在农事诗中显示的共性，就可以使我们断定，在周朝的祭礼等场合中，向神或人的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固定的模式。农事诗各篇不一定是同一年代产生的，但这种固定的模式却贯穿于各篇中，说明了这一表现形式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

二、“栽茭”的功能和内容

上面所举的两个事例中，例1的功能是向神灵祈求理想的生产过程。对于例2，小野重郎根据开头的“希聂米奇姚开始的事情/阿玛米奇姚宣布的事情”言及两位冲绳人的祖先神，遂参照其他歌谣等事例，认为其原型是神灵为传授生产方法而唱的歌谣，也就是说起着教育的功能。但不去追究原型的话，我们可以认定这首歌谣的在冲绳人实际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与例1同样，是祈求理想的生产过程的。

近现代的事例中，生产叙事歌谣所歌唱的场合并非完全相同，有在播种时歌唱的，有在插秧时歌唱的，有在秋收时歌唱的，有在人们生活中歌唱的，但歌谣的表现形式和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功能方面也可以发现复合型的事例。如顾希佳在浙江的民间祭祀活动“童子会”中采录的，在祭仪中歌手向神灵敬斟祭酒时唱的歌：

（例3）

你看这杯酒，正月已过，二月时光。三月清明，四月下秧。五月农夫耕种，六月耘耩。七月开花，八月稻黄。九月寒露，时分霜降。农夫忙忙，手捏镰刀。走到田横，拍塔割倒。架起稻床，挑到场上，晒在太阳。拿把风车，扇得凉爽。木砵里牵出砵糠，石臼里打出粗糠，淘箩里淘出细糠。木桶蒸饭，铁镬煎汤。酒药一搅，放在酒缸。三日满坛，四日开缸。隔壁三家醉，开醇十里香。当家娘娘，忽然思量。手拿壶瓶，抽出两成酒酿。摆在筵上，献仙献上。

在这里，歌谣详细地叙述了水稻生产和制酒的过程，与其他生产叙事歌谣结

构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礼仪中起着赋予向神灵敬献的酒酿非同寻常性的功能，使酒酿成为适合于供献神灵的祭品。我们可以称之为赞美或正当化功能。由于“童子会”本身是在春耕、蒔秧、秋收，以及遇到天灾人祸、造房、老人孩子过生日等场合举行，因此歌谣还并未完全脱离祈求理想的生产过程的功能，但突出的显然是赞美功能。由此我们也可以设想“载芟”等农事诗也应该同时存在赞美祭品的功能。

《诗经》农事诗中，围绕歌唱的背景等，我们能够了解较多的是“载芟”。毛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郑笺：“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对于籍田的礼仪，《礼记》等文献均有记载，《国语·周语》中的描述尤为详细：“先时五日，警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飧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飧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垆，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毕，宰夫陈飧，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

从上面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知道籍礼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正式的祭祀；二是在籍田进行的演示性的生产劳动。对于籍田上展开的生产劳动，人们容易从统治者为加强农业的管理监督的角度去理解，或作为统治者对农奴剥削状况的资料引用，而忽视了它在围绕祈社稷为目的的活动中所具有的意义。周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无论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方面，这个时期都较前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十分显著，人文精神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诗经》定型的时代还遗留着一些原始宗教信仰。脱胎于原始宗教的正统宗教也是在周、汉两代形成的。这并不意味着信仰的消亡，只是以万物有灵、图腾信仰和巫术等为基本特征的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神灵世界与人类社会同样出现了地位上的高低尊卑等等⁵。就籍礼而言，祭祀的各个方面都还保留了原始宗教的要素，而且这一活动的传承无疑是以厚重的信仰为基础的。“国之大事在祈在戎”，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周族以及后来的周朝来说，籍礼所具有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籍田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遗留物，在籍田上进行的生产也应该具有原始性的意义，并非完全是为了剥削或欺骗劳动人民而传承的（能够“欺骗”本身说明了它们具备信仰方面的土壤）。籍田所产用于神灵的祭祀，因此籍田的生产劳动本身就是讨好神灵，祈求庇护的手段。周王（氏族头领）的身份原来应该具有巫者的性

格，因此籍田的生产劳动象征了征得神灵许可的整个氏族生产劳动的开始；同时也不能排除演示性生产的巫术意义，也就是民俗学所说的“感染法术”作用。它预示整个氏族或国家的生产也将会同眼前的生产一样顺利，并获得丰收。

歌唱“载芟”，是籍礼的一部分，是和籍礼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相辅相成的。“载芟”在生产开始之际歌唱了生产的全部过程。人们相信如此才能达神意，并得到神灵的庇护，这一年的生产也会如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推测它的原理：一是同其它祭歌或咒语同样，来源于先民的神灵信仰和言语力量信仰。二是来自“感染法术”功能。不管是什么原理，在先民的心目中，在神灵面前歌唱理想的生产过程具有神奇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歌谣所发挥的功能和生产叙事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由于它们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具备了通神的力量。农事诗诸篇之间不能否认存在着影响关系，而能够有影响关系必定是因为在相类似的场合发挥着类似的功能。我们考察近现代的事例，可以了解到它们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承接了上一代的传承。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需要它们在生活中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农事诗诸篇也应该是相同的。人们需要依靠这种表现形式的歌谣，实现向神灵传达祈祷的心情，或者使人们重新确认生产活动的神圣性。与仅仅反映收获内容的祷词相比，生产叙事歌谣因其“生产叙事”的方式，使它们上升为文学或艺术，也使它们在先民的心目中具有了非凡的咒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基础，这些诗篇也就不会在周族的祭祀中，或周朝宫廷的祭祀中传唱了。

从近现代的事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歌词的内容所反映的是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生产过程。内容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并非是异想天开的，完全脱离现实的内容。

对于“载芟”，我们知道了它的性质是“祭歌”，其功能是祈祷农业丰收。然后再仔细看“载芟”的歌词，就知道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和籍礼的宗旨是一致的。

歌词中大量使用了“泽泽”、“有嘏”、“媚”、“有依”、“有略”、“斯活”、“驿驿”、“有厌”、“厌厌”、“绵绵”、“济济”、“有实”、“有飴”、“有椒”这样的形容词，对所涉及到的人和事无不尽赞美之能。而“其”、“侯”的频繁使用，“万亿”、“百礼”的夸张，又极大地发挥了烘托作用，使歌中所描绘的景象如美好的画卷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歌词中所描绘的内容显然是以过去的生产经历为基础，是虚拟的、理想化的生产过程，并非是根据籍田“现在”所展开的实际劳动场面即兴创作和歌唱的。

歌词中的“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并非眼前参加籍礼的周王朝人员；“有嘏其馐，思媚其妇，有依其士”也应是古老的仪式。“南亩”即籍田，亦称公田、大田、甫田⁶。“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反映的是丰收后谢神的祭礼，在这里也含有向升神灵许愿之意。“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道出了籍田的生产以及祈社稷的传统由来已久。

“载芟”所描述的内容，不是某个具体的、以个体为单位的生产，而是代表和象征了整个氏族或国家的生产。这些生产叙事歌谣的歌唱者是站在氏族共同体的立场上，代表氏族共同体全体成员向神灵陈述心愿的。这种“生产叙事”，决非田园牧歌的抒情，它所着力描述的一个一个生产过程是凝重的，蕴涵了人们祈祷丰收的深切的意愿。它直接关乎实际的生产是否能够如“叙事”的那般顺利，收成是否能够如此丰硕。

与“载芟”相同，其他几篇也是利用各种修辞手法赞美和描述了理想的生产过程。这些诗篇整篇的气氛统一，与祈求神灵庇护的宗旨一致。只有对“七月”尚存在不同意见，但完全按照阶级对立的观点去分析，是不妥当的。在这些诗篇中，歌唱者时而站在周王的立场上，时而站在农夫的立场上，时而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歌唱，但均道出了全体氏族的心声。

三、“载芟”的传承

近现代的事例中，有很多我们不能确切地把握它们的传承轨迹，但根据它们歌唱的场合（礼仪）的传统性，可以推测它们也是在较长的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所幸我们可以找到证明有长时期传承历史的事例。日本中国地方（指广岛、冈山、山口、岛根、鸟取五县）的“大田植”、“花田植”、“供养田植”等，是在插秧季节举行的礼仪，在礼仪中传唱的歌谣在长期的传承中留下了大量的歌本，其中具有较高艺术性的《田植草纸》⁷就被认为形成于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16世纪前后），其他歌本也都是年复一年的传承中为应用而留下的。在这里介绍一首流传在日本广岛县的“田植歌”⁸：

（例4）

田神正月是岁神，三月以后是田神。田神二月是什么神，是守护五谷的田神。三月里耕耘三角凹做什么，选定苗床播种。四月里割下那高山的草，做成三角凹的肥。五月里在三角凹梳妆打扮，敲锣打鼓来插秧。六月里三角凹的草⁹长势怎么样，当初的几片稻叶已茂盛。七月里三角的稻子长

势怎么样，穗口长得齐刷刷。八月里三角的稻穗颜色怎么样，成片的稻田泛金黄。九月里带上研磨三个月的镰刀，到三角凹来收割。十月脱粒用什么簪₁₀，用京城的麻纳簪。

插秧礼仪从祭祀田神仪式开始，到耕耘田地、插秧，进行整整一天，而歌谣的演唱成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歌是在歌谣管理者（也是礼仪的带领者）与插秧的女性之间，以对唱的形式歌唱的。从礼仪的规模来看，这个事例和以上所举的事例均比不上在周王朝的籍田的礼仪，但可以推测周王朝的籍礼也是从氏族时代的礼仪发展而来。由于以上所举事例的歌谣根植于礼仪之中，并在礼仪中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它们的形态还保留了生产叙事歌谣的本来面貌——“祭歌”的面貌。

在“载芟”所描绘的内容中，我们会发现与《国语·周语》中对籍礼的描述不十分相符。“载芟”中没有周王、百吏、庶人等，也没有对那些礼仪的描写。“载芟”中反映的人物和礼仪在《国语·周语》的描述中也没有体现。其原因我们可以有两种设想：一是“载芟”所描写的并非是籍田的生产，是籍田之外的氏族的生产；二是“载芟”描写了籍田的生产，籍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完备和扩大了规模，但其歌词还保留了古老的面貌而没有随着礼仪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是哪一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年复一年的祭祀中传承的。《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虽然《周礼》有着理想化的成分，但应该有所依据。周族内部应该有与“大师”相类似的人物负责管理和传授这些祭祀时献神的歌谣，并在祭礼时率领歌手歌唱。

籍田历史悠久，祈求神灵庇护的仪式也必然有着同样悠久的传统，在其礼仪中歌唱的歌词也应是经过了漫长的传承过程。我们今天看到的歌词决非某人的一时之作，而是在长期的传承中逐渐完成的。

杨公骥根据诗篇所表现的形象，曾推断“载芟”和“良耜”为周灭商之前周祖居留邠地时的古祭歌。《周礼》鬲章：“掌土鼓、鬲。中春昼击土鼓，吹鬲诗以为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鬲雅，击土鼓，以乐田畷。国祭蜡，则吹鬲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注：“鬲诗，鬲风七月也。鬲雅亦七月也。鬲颂亦七月也”。

“鬲风”、“鬲雅”、“鬲颂”是否就是“七月”尚有分歧。但通过奏乐和歌唱以祈求神灵庇护的传统源远流长当是无疑的。对于此篇，程俊英、蒋见元说：“这

样一篇规模宏大的农事诗，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然有一个积年累月的流传过程”¹¹。这里说的虽然是“七月”，但其他诗篇也当无例外。

“载芟”作为文字被记录以后，可能成为每年周朝祈社稷的祭祀时所使用的歌词而固定下来，但在此之前是由歌谣的管理者、传承者口耳相传，在具有浓厚原始信仰气氛的祭祀中所应用的。我们再进一步追溯，古代与神灵进行交流的是巫覡，在祈神灵时歌唱祭歌的“歌手”也应该具有巫覡的性格，或就是由巫覡来歌唱的。近现代发现的一些民族的事例中，管理和歌唱生产叙事歌谣的，均为固定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在日本冲绳的部分岛屿，这些歌谣至今是由具有巫覡身份的人以秘传的形式世代相传的。“载芟”应用于祈神的仪式，我们相信它不会像民歌那样富于变化，而是因为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内容相对不变）。在传承中会有部分的改动或增减，但歌词的变化应该是缓慢的，这一点其它的诗篇也同样。

《诗经》中的其他农事诗被采集和收录之前，和“载芟”同样，无疑有着自己所生存的具体空间。它们均非浮游在空中的，没有根基的田园牧歌，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在祈祷全氏族生产丰收的礼仪中传承的过程。

以上对“载芟”等农事诗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粗略的勾画，而把它们实际状况完全弄清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它们只看作是文学或民俗，应把它们作为内容丰富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现象去对待。本篇主要采取了比较的方法，依据文献的考证不足，希望能得到方家的补充和指正。

注

- 1 “农事诗”包括哪些诗篇有不同说，本文基本依据张西堂说。因“臣工”、“噫嘻”与其它诗篇表现形式不同，本篇不作涉及。
- 2 郑玄注七月为豳风、豳雅、豳颂，后世对此提出质疑，但其表现形式与其他诸篇相同（本篇所指“生产叙事”形式），与后世的谣谚应有区别。考虑到歌唱的场合，应与其他篇章相同。
- 3 对这个礼仪，姚小鸥先生称为“籩礼”（《周颂·良耜》与周代社会的祭祀文化传承》收入《诗经研究丛书》第一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学苑出版社 2001.7）
- 4 “生产叙事歌谣の構造について—南島と中国長江流域の場合—”（日本歌谣学会编《歌谣の时空》日本歌谣研究大系下卷 和泉书院 2004.5）
- 5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6
- 6 古人认为人的居住区的南面（南郊）向阳位置的田是最好的，这一点中国和日本相同。
- 7 《田植草纸》现已收入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
- 8 日语称插秧歌为“田植歌”或“田唄”，前者主要指插秧仪式中的歌。这首歌是手抄本

《田植歌的枝叶》中的一首。该手抄本被收入东城町教育委员会编《大山供养田植》(シンセイアート株式会社 2001.3)。

9 指秧苗。

10 这里的“箬”为脱谷用的工具，是用绳连接的两根木棒(“扱え箬”)。脱谷时用木棒夹住稻穗，用力拉稻秆部分，稻粒就会脱落。

11 《诗经注析》

参考文献：

-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 1991
- 聂石樵 雒三桂 李山《诗经新注》齐鲁书社 2000
- 靳勇 周益铎 张克平《诗经》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
- 白川静《诗经国风》平凡社 1990
- 白川静《诗经雅颂》平凡社 1998
- 洪淇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 2002
- 雒启坤《〈诗经〉散论》商务印书馆 2002
-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 1997
- 杨公骥《中国文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顾希佳《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1
- 刘芝凤《中国侗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9
- 小野重郎《南岛の古歌謡》ジヤパン バブリツシヤーズ 1977
- 外间守善等编《南岛歌謡大成》冲绳、奄美、八重岛、宫古篇 角川书店 1978~1980
- 龙玉成 王继英编《贵州民间歌谣》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浙江、江苏、湖南卷 中国 ISBN 中心 1995~1999